

浙南泰顺山高谷深,造就了这“干桥之乡”。《温州泰顺乡土建筑》数据:泰顺境内现存有各式各样的桥梁958座……保存完好的古代木廊桥33座、石拱桥266座、石平桥111座、陡步桥248座。所以,泰顺也被称作“中国桥梁博物馆”。

在这座桥梁博物馆里,最古老的桥是陡步。陡步,学术上称为“堤梁桥”,乡人们也称呼它“琴桥”,因为一个一个陡步立于溪中,就像是琴键。小时候我在乡下,常见溪中有这样的简易陡步桥,一个陡步就是一块大石头,渡河时蹦蹦跳跳的样子,走起来妙趣横生。

修建于清嘉庆年间的仕水陡步,建在仕阳镇溪东村一段平坦宽阔的河面上。远远望去,长长的陡步横贯河面,犹如一串律动的音符,带着跳跃感一直延伸到对岸。这条陡步全长133米,共223步,每步由两块平整条石砌成,平行分高、低两级。高的一行,可供挑担者行走,或是涨水时节可行。矮的也可容二人相向而行。

陡步,这种古老的技艺始于唐宋时期,而仕水陡步则是我国现存保留最完好、最古老、最长的古代陡步桥,也因此,这看似平常的仕水

陡步

周华诚

陡步,已被列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。

我和朋友一起踏上河中陡步,走过去,又走回来。宽宽的仕水之上,世界都很宁静,耳畔唯有水声呢喃。建造这陡步的古人也甚为用心,高的陡步用的是白色花岗石,低的则用青石深砌。以石质与颜色作这样的区别,不仅美观,而且醒目,行人在夜间行走时,也可以借着星月的微光看清脚下。

我在河中的一块陡步上坐了一会儿,观察陡步石基的建造之法。在陡步的上下游两侧,都有松木构成井字形,松木与松木的接头,以榫卯结构固定。然后,再在井字形框架内堆砌大鹅卵石。另外,陡步大石本身也是埋得极深,水上暴露部分只是完整石块的三分之一,更多的部分则深埋于河床之中。此外,高一行,矮一行的两排陡步,紧紧并列相靠,在水流的上方附一块三角状小石,既起到固定的作用,也有着分水的功能,可抵御水流经年累月的冲击。

这看似简单的陡步,背后有着

极深的匠心。观察得越细,就越忍不住要赞叹古人的智慧。

陡步龙,说来很有意思,就是在这仕水陡步上舞龙。舞龙的民俗,其实遍及中华大地,我听说的就有布龙、草龙、板凳龙、花龙、竹节龙,林林总总数不清。但是在陡步上舞龙,还是第一次听说。

陡步舞龙,跟平地舞龙相比,当然是平添了不少难度。一方面手上要有力道,搭龙坪、龙戏珠、龙龙珠、龙咬珠,这些动作都要做得行云流水;另一方面,当然是底盘要稳,腾挪跳跃之间,每一步都要准确地踩在陡步上。舞龙动作很多,从“开龙门”到“关龙门”,听说一共有60多个套路,全部动作,都在陡步上完成。

如今,在离陡步不远的河上,有一座公路桥连通两岸,不过,在我走过去又走过来的小段时间里,先后有十几个人都从陡步上走过。看来,这古老的陡步桥,至今仍被人们所使用。

世间之物,正是因为在被使用着,才更有生命力。物因为被使用,留下闪着光的痕迹。看看陡步的石面,可以发现它们都被无数的脚掌磨得浑圆了。这难道不是对于陡步之石最高的赞美吗?

3月31日上午,我和家人分头在外面购物。因东西多,打电话请学生小章开车来接,从来都有求必应的她却

上海有个丰石膏

叶良骏

却不接电话。原来她摔了一跤,左手手臂痛得不能动了,我立刻赶过去。我们开车找医院,非常时期,医院不收病人,跑了几家医院,急诊医生都认为问题严重,要开刀,但只能等4月5日后再来住院做手术。

小章痛得满头大汗,我急得团团转,文友老朱得知后辗转找到长征医院的丰石膏。素不相识的丰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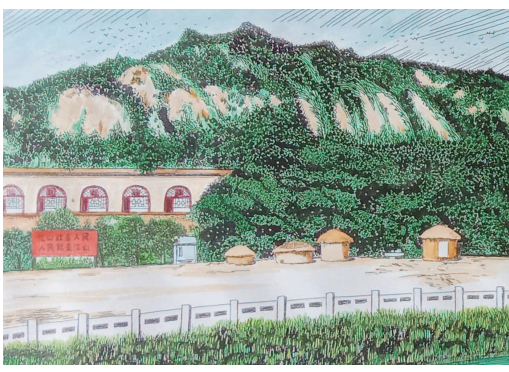
授接了电话,让我们赶紧过去。他还叮嘱车开慢点,别碰着左臂,听着他温暖的话,六神无主的我们心定了许多。拍了片,是肱骨骨折,真的有点严重。他说先生都认为问题严重,要开刀,但只能等4月5日后再来住院做手术。丰教授大笑说,你们这么秀恩爱,我可受不了,也要把脸蒙起来了,紧张的气氛一扫而光。他一面开玩笑,一

面娴熟地复位、上石膏,絮絮叨叨叮嘱注意事项,还说,我这儿只要不是特殊情况,尽量石膏治疗,效果都不错。他不断安慰小章,一直送我们到门口,才匆匆回家去。

一周后,丰教授出不来了,我们只能找附近医院拍片检查,医生仍说要开刀。忐忑不安的我们在20天后见到了他,他看了片子说没问题了。这以后,他在微信中不断指导如何康复治疗,小章手臂肿了、痛了,他都会解释这是正常现象,不必担心。三个月后,小章恢复如常,没一点后遗症,治疗费用只花了几百元。

由于“石膏秘籍”,找他的人特别多,他没有节假日,只要有人找,随时随到。他竭尽全力救治每个病患,为许多人免除开刀之苦,省下巨额医疗费。骨折病人非常痛苦,但他的诊室没有鬼哭狼嚎的惨状,还常充满笑声。丰教授说,患者因伤痛心里充满恐惧,医生不能满脸冰冷,雪上加霜,要设法化解他们的痛苦。他总对病人说没关系,小事一桩,一个微笑、一句暖心的话,使病人得到安抚。

这颗仁心来自感恩。1978年,在村校上了两年初



梁家河 (钢笔淡彩) 王世安

中的他,被二军大中专录取,从此,改变了命运。毕业后被分在长征医院骨科,师从中国现代创伤骨科鼻祖屠开元教授。这位把德国石膏技术引进中国的专家,不仅教会了他技术,还让他记住,医生不是流水线上的装配工、修理工,面对的不是机器,而是活生生的人,要满腔热情地善待每个病人。跟随先生十九年,他被这位老知识分子滚烫的大爱情怀所感动,全身心投入创伤石膏治疗的实践、研究中,到了出神入化之境。“长征石膏”声名远播,他依然战战兢兢,因为不能往屠老及众多老师脸上抹黑。除了看病,他总结自己数十年行医经验,编写《骨科石膏绷带外固定技术》,成为无衬垫石膏技术的参照

“国标”,风靡骨科界。采访未完,一个电话进来,一患者从外地驱车过来,被堵在路上,焦急地问我会不会找不到他。丰教授说,我马上去医院等,不见不散。已晚上9点多,了这一等,加治疗,要到凌晨了。丰教授却满脸笑容地说,有患者找,才是医生的立足之本。病人开口相,是对医生最好的评价。因此,即使每天回家手累得抬不起来,他仍乐在其中。相见恨晚,我遗憾现在才知道上海有个丰石膏,骨折可以选择不开刀。如果早认识他,家里几个长辈骨折,可以少吃多少苦头!哦,这不是他的本名,他叫丰健民,匠心一片磁针石,指南方不肯休,一个名如其人的好医生!

诱惑

周忠尉

时常会想起在老宅河岸边上的那棵枇杷树,又高又大,终年枝叶繁茂。当然,对我诱惑最大的并不是这些,而是那挂满枝头的累累硕果,一串一串簇拥着,阵阵风吹过,在枝头摇晃晃晃,我对这些串一串是垂涎三尺,有时竟连腮帮子都会情不自禁地一鼓一鼓的。

有好几次,我试图爬上去,可树实在太高,那时的我不过五六岁,只能天天到树下转悠,那些果子也在我渴望的仰视中逐渐长大,由青转黄。到了采收季,还是得依靠父母将成熟的枇杷从树上取下来。当成熟的果子放在我面前,面对着唾手可得曾经的诱惑,那份喜悦加美味自然让我手舞足蹈。

后来我终于长大也长高了,长到可以爬上那棵枇杷树了,等到那棵树上挂满累累的硕果,我就迫不及待地爬上去,挑了一串最大的摘了下来,又迫不及待地一颗颗塞进嘴里,然而没嚼几下,那酸涩的味道就让我直皱眉头。当时我还在想,为什么大人给我吃的会这么甜呢?也许我来的这串正好不甜。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,在随后的日子里,我第二次第三次地爬上树去,与第一次没什么差别,望着那些逐渐稀少下去的果实,我终于失去了采摘的勇气,为此还挨了不少父母的训斥,也不再去看那棵枇杷树下转悠了。

直到有一天,偶然发现那些青涩的果子泛起了成熟的黄色,在好奇与诱惑的驱使下,我又一次爬上了树,当然这次的甜得令人无法罢口,再抬头看看那些枝条上已所剩无几的果实,心中却泛起了另一种酸涩之味。在随后几年里,我再也没有因为抵挡不住诱惑而去采摘那些还未成熟的枇杷了,因此等到了收获的季节,自然也就品尝到了更多更香甜的味道了。

七夕会

在我小的时候,来自河北农村的母亲根本就不喜欢臭豆腐,所以,我们家的餐桌上也就不会出现臭豆腐。而隔壁邻居在共用灶披间煎臭豆腐时,我闻臭而馋,会情不自禁地凑上去看看。那时的邻居真好,他们就知道了我的心思,一会儿就嫌了几块臭豆腐放在小碗里,还特意舀一点辣酱在臭豆腐上,送来给我们品尝,那时那刻,我感觉臭豆腐真好吃。当然,我家包了饺子,母亲也会吩咐我送一碗到邻居的房间里去。

结婚后,想不到岳母家倒是喜欢吃臭豆腐的,他们家里还有一瓮老外婆结婚时从宜兴城里带来上海的臭卤。每次想吃臭豆腐时,从菜场买来豆腐干,舀出一些臭卤,浸泡过夜。次日将豆腐干冲洗之后油炸,闻起来很臭,但吃起来特别香。再把一些清洗后抹干的青菜梗、笋头等放进臭卤里,撒上一些胡椒粉,用布头扎进坛头,让它自然发酵。这瓮臭卤,几十年来,一直在反复使用,但瓮内从来没有清洗过,属真正的老卤。老外婆活了96岁,这瓮臭卤一直带在身边,可称之为“长寿伴侣”。

1999年,我从雀巢公司福建省经理岗位被调任至浙江省常驻杭州。从那附开始,我吃臭豆腐的级别也得到了提升。在杭州,记得是在六公园旁边的一家大酒店,我喜欢上了清蒸臭豆腐,有莼菜梗,也就是“海菜梗”的加持,臭豆腐更臭,也就更香了。那时,我的上司是法国人大卫·苏丹,为了销售业绩,他经常从上海来杭州给我进行工作指导和施加压力。晚餐时我点了清蒸臭豆腐,还特意向他介绍这个臭豆腐和瑞士的奶酪异曲同

工,但他就是不动筷,见我几次三番推荐,大卫竟说:“要我吃臭豆腐是可以的,等你完成了年度指标。”当然,我两都做到了各自的承诺。

近年来,我常小住位于“吴头越尾”的鲈乡,这里的人们也非常爱吃臭豆腐。在吴江宾馆,我有机会多次参加徐鹤峰大师指导的“宴”会。去年6月的一次午餐餐同时品尝了三道臭豆腐佳肴:清蒸臭豆腐、油炸臭豆腐和臭豆腐跑蛋。

前几天,也是在吴江宾馆,菜单上方利峰大厨也加了一道臭豆腐。当服务员端着这盘菜一走进包厢,众人就闻到了臭豆腐的味道,远远就可看见臭豆腐上面盖了一层绿色的食材,是青椒?还是莼菜?直到这盘臭豆腐转到了我的面前,我还是没看出这上面一层绿色食材究竟是什么?直接

起来特别香。再把一些清洗后抹干的青菜梗、笋头等放进臭卤里,撒上一些胡椒粉,用布头扎进坛头,让它自然发酵。这瓮臭卤,几十年来,一直在反复使用,但瓮内从来没有清洗过,属真正的老卤。老外婆活了96岁,这瓮臭卤一直带在身边,可称之为“长寿伴侣”。

1999年,我从雀巢公司福建省经理岗位被调任至浙江省常驻杭州。从那附开始,我吃臭豆腐的级别也得到了提升。在杭州,记得是在六公园旁边的一家大酒店,我喜欢上了清蒸臭豆腐,有莼菜梗,也就是“海菜梗”的加持,臭豆腐更臭,也就更香了。那时,我的上司是法国人大卫·苏丹,为了销售业绩,他经常从上海来杭州给我进行工作指导和施加压力。晚餐时我点了清蒸臭豆腐,还特意向他介绍这个臭豆腐和瑞士的奶酪异曲同

闻闻臭,吃吃香

刘国斌

工,但他就是不动筷,见我几次三番推荐,大卫竟说:“要我吃臭豆腐是可以的,等你完成了年度指标。”当然,我两都做到了各自的承诺。

近年来,我常小住位于“吴头越尾”的鲈乡,这里的人们也非常爱吃臭豆腐。在吴江宾馆,我有机会多次参加徐鹤峰大师指导的“宴”会。去年6月的一次午餐餐同时品尝了三道臭豆腐佳肴:清蒸臭豆腐、油炸臭豆腐和臭豆腐跑蛋。

前几天,也是在吴江宾馆,菜单上方利峰大厨也加了一道臭豆腐。当服务员端着这盘菜一走进包厢,众人就闻到了臭豆腐的味道,远远就可看见臭豆腐上面盖了一层绿色的食材,是青椒?还是莼菜?直到这盘臭豆腐转到了我的面前,我还是没看出这上面一层绿色食材究竟是什么?直接

遇见三娘,是在村东口的那座石桥旁。我想借着弦月清浅的秋意混到村子里去。说来好笑,这是我打小生活过的地方,我曾在广袤的田野上无尽奔跑,也曾在斑驳的石桥上戏水、捉鱼。如今,我甚至不想让人知道我曾回来过。

三娘

牛斌

收后各个村子都喜欢请戏班子唱大戏,以庆丰年。父亲对唢呐、二胡、笙都很精通,三娘学过豫剧和梆子戏,人又长得水灵,演起来惟妙惟肖,唱起来顾盼生姿,一来二去,两人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搭档。

我最喜欢听三娘唱戏。其实何止我,全村或者说整个县里的都喜欢。戏台子有一人多高,我们这群屁孩子最喜欢围着它打转,有时还会往帷幕后面钻,因为那是三娘换衣服的地方。而游走的货郎正摇着手中的拨浪鼓,石桥下的流水淙淙。

晚饭后,月上梢头,好戏开场。这是一幅温馨而让人流连的场景,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提着小板凳出来了。戏台层次分明,前几排的是老人、妇孺。中间的位置靠抢,后面是三三两两的抽烟汉子。再远处,拖拉机“突突突”的声音由远及近,那是邻村的村民也在赶来听戏。

这种嘈杂声在父亲二胡试音时开始慢慢减弱,等到报幕出来,先是“哄”地一声,个个伸长了脑袋往戏台上瞅。有不少邻村的少年吹口哨,被本村的壮汉恶狠狠地瞪几眼。而这一切,都在三娘出来的瞬间戛然而止。

有一回,台上唱的是《朝阳沟》。我对这些桥段已非常熟悉。三娘“噌噌噌”几个小碎步上前,眉黛紧蹙,欲语还休,玉臂一挥,父亲低沉的二胡声响起。我知道她定要开唱《银环下山》:“走一道岭来,翻一道沟……”那次鬼使神差,也或者是人戏了,我居然把自己当成了栓保,也跟着“噌噌噌”爬上了戏台,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,一把抱住三娘的大腿,大声说道:“银环,你莫走。”三娘“咯咯咯”地笑,台下哄然大笑。父亲并步过来,朝我屁股上打了几下,戏台下早有人接住我。

我回过,看到三娘笑得眼泪都出来了,雾蒙蒙地映着月光。我暗自得意,打那以后,三娘对我好到好处。有不少回我犯了错,父亲要打我,我就跑去找三娘,准能躲过一场皮肉之苦。

这样的日子渐行渐远。我对那些风言风语毫不在意。而父亲身体大不如前,戏台子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直到有一回小妈打我电话,恶狠狠地说:“把你爸接到上海去,在我家丢不起这个人。”叔父告诉我,父亲近事遗忘,且右腿萎缩,基本不能走路了。但到了晚上,他就偷偷溜出去,跑到三娘家的窗外,轻声喊:“三妹,三妹……”三娘吓得不敢回声。次日,她的小儿子怒气冲冲找来,父亲矢口否认。当晚,父亲又去,小妈气得拿扫把抽父亲,叔父则把庭院的大铁门每晚反锁。至此,父亲再也没见过三娘。

似乎没有什么话题,三娘慢慢转过身子走远了。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她抬起手,有些像当年银环垂落的衣摆,只是我早已过了入戏的年纪,那样的汹涌就忽地上来了。

晚饭后提起三娘,叔父说三娘的丈夫年醉酒,开拖拉机掉河里淹死了。两个儿子一个在部队,一个在外打工。我站在叔父的院子里,东厢房的四间早已没了灯火。那里有我的一间,但我从不去睡。

人生如戏。在村子这座小小的舞台上,三娘、父亲、我都在演绎着各样的人生。我们相互交织,有的先行退幕,有的悄然离场。其实,台下的很多观众也早就走的走、散的散。因为离开,他们和舞台彼此永恒。

我把叔父反锁的铁门打开。月光如洗,正渐渐越过林梢。村子里的一切都沉寂下来了,像是不知道我曾回来过。我准备去三娘家看看。

我回过,看到三娘笑得眼泪都出来了,雾蒙蒙地映着月光。我暗自得意,打那以后,三娘对我好到好处。有不少回我犯了错,父亲要打我,我就跑去找三娘,准能躲过一场皮肉之苦。

这样的日子渐行渐远。我对那些风言风语毫不在意。而父亲身体大不如前,戏台子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直到有一回小妈打我电话,恶狠狠地说:“把你爸接到上海去,在我家丢不起这个人。”叔父告诉我,父亲近事遗忘,且右腿萎缩,基本不能走路了。但到了晚上,他就偷偷溜出去,跑到三娘家的窗外,轻声喊:“三妹,三妹……”三娘吓得不敢回声。次日,她的小儿子怒气冲冲找来,父亲矢口否认。当晚,父亲又去,小妈气得拿扫把抽父亲,叔父则把庭院的大铁门每晚反锁。至此,父亲再也没见过三娘。

似乎没有什么话题,三娘慢慢转过身子走远了。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她抬起手,有些像当年银环垂落的衣摆,只是我早已过了入戏的年纪,那样的汹涌就忽地上来了。

晚饭后提起三娘,叔父说三娘的丈夫年醉酒,开拖拉机掉河里淹死了。两个儿子一个在部队,一个在外打工。我站在叔父的院子里,东厢房的四间早已没了灯火。那里有我的一间,但我从不去睡。

人生如戏。在村子这座小小的舞台上,三娘、父亲、我都在演绎着各样的人生。我们相互交织,有的先行退幕,有的悄然离场。其实,台下的很多观众也早就走的走、散的散。因为离开,他们和舞台彼此永恒。

我把叔父反锁的铁门打开。月光如洗,正渐渐越过林梢。村子里的一切都沉寂下来了,像是不知道我曾回来过。我准备去三娘家看看。

我回过,看到三娘笑得眼泪都出来了,雾蒙蒙地映着月光。我暗自得意,打那以后,三娘对我好到好处。有不少回我犯了错,父亲要打我,我就跑去找三娘,准能躲过一场皮肉之苦。

这样的日子渐行渐远。我对那些风言风语毫不在意。而父亲身体大不如前,戏台子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直到有一回小妈打我电话,恶狠狠地说:“把你爸接到上海去,在我家丢不起这个人。”叔父告诉我,父亲近事遗忘,且右腿萎缩,基本不能走路了。但到了晚上,他就偷偷溜出去,跑到三娘家的窗外,轻声喊:“三妹,三妹……”三娘吓得不敢回声。次日,她的小儿子怒气冲冲找来,父亲矢口否认。当晚,父亲又去,小妈气得拿扫把抽父亲,叔父则把庭院的大铁门每晚反锁。至此,父亲再也没见过三娘。

似乎没有什么话题,三娘慢慢转过身子走远了。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她抬起手,有些像当年银环垂落的衣摆,只是我早已过了入戏的年纪,那样的汹涌就忽地上来了。

晚饭后提起三娘,叔父说三娘的丈夫年醉酒,开拖拉机掉河里淹死了。两个儿子一个在部队,一个在外打工。我站在叔父的院子里,东厢房的四间早已没了灯火。那里有我的一间,但我从不去睡。

人生如戏。在村子这座小小的舞台上,三娘、父亲、我都在演绎着各样的人生。我们相互交织,有的先行退幕,有的悄然离场。其实,台下的很多观众也早就走的走、散的散。因为离开,他们和舞台彼此永恒。

我把叔父反锁的铁门打开。月光如洗,正渐渐越过林梢。村子里的一切都沉寂下来了,像是不知道我曾回来过。我准备去三娘家看看。

我回过,看到三娘笑得眼泪都出来了,雾蒙蒙地映着月光。我暗自得意,打那以后,三娘对我好到好处。有不少回我犯了错,父亲要打我,我就跑去找三娘,准能躲过一场皮肉之苦。

这样的日子渐行渐远。我对那些风言风语毫不在意。而父亲身体大不如前,戏台子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直到有一回小妈打我电话,恶狠狠地说:“把你爸接到上海去,在我家丢不起这个人。”叔父告诉我,父亲近事遗忘,且右腿萎缩,基本不能走路了。但到了晚上,他就偷偷溜出去,跑到三娘家的窗外,轻声喊:“三妹,三妹……”三娘吓得不敢回声。次日,她的小儿子怒气冲冲找来,父亲矢口否认。当晚,父亲又去,小妈气得拿扫把抽父亲,叔父则把庭院的大铁门每晚反锁。至此,父亲再也没见过三娘。

似乎没有什么话题,三娘慢慢转过身子走远了。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她抬起手,有些像当年银环垂落的衣摆,只是我早已过了入戏的年纪,那样的汹涌就忽地上来了。